

說郭目錄

身第五十四

晉史乘

吾衍

楚史檣杙

吾衍

蜀檣杙

張唐英

幸蜀記

宋居白

五代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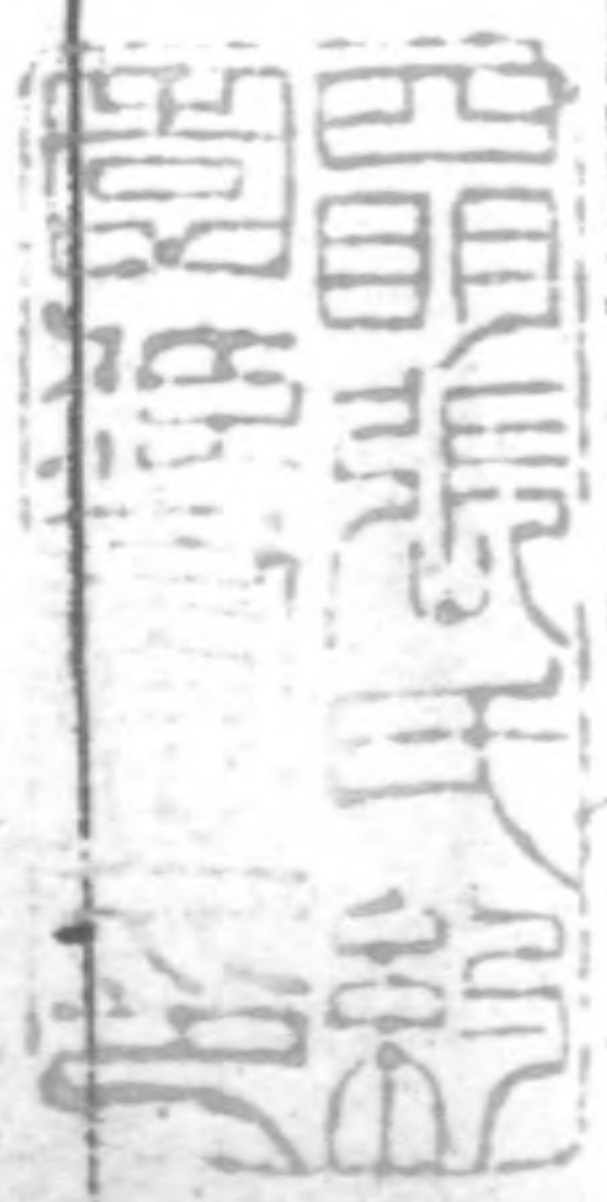
徐炫

三楚新錄

周羽冲

江南野錄

龍袞



晉史乘目錄

從亡

野人與塊

釐負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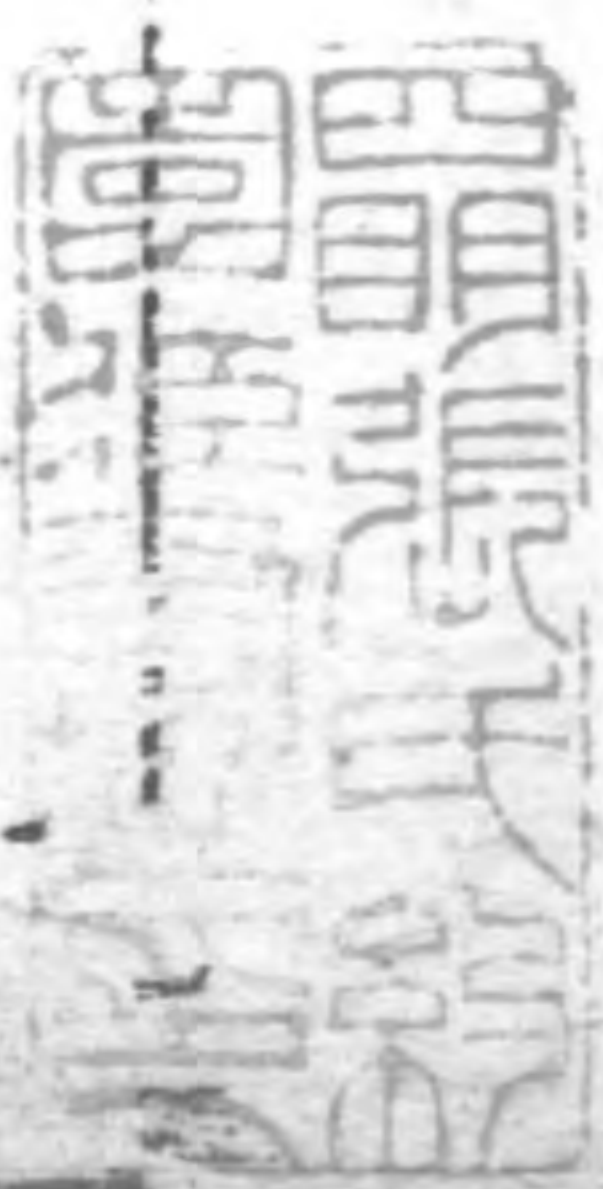
楚享

對秦使

盟河

赦寺人

里鳧須



反國行賞

介子推

大蛇阻道

勤王

襄王賜命

請隧

出陽民

斬顛頡

伐原

舉原令

伐衛

取五鹿

號亡

分曹地

釋曹伯

伐鄭

釋鄭圍

伐宋

伐鄴

伐楚先兆

退舍敗楚

敗楚行賞

結履

憂勝楚

釋衛侯

用民

會盟

救饑

宰人上炙

逐獸

失麋

舉糞缺

西河守

登隧

國難

種米

封狐文豹

問政

原季

李離

傅謹

益曰季宅

日食

晉史乘

武林吾衍

從亡

文公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顛
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自獻公為太子時文公固已成
人矣獻公即位文公年二十一以驪姬嬖欲謀立奚
齊故居蒲城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趨
殺文公文公踰垣宦者逐斬其衣祛文公遂奔狄狄
其母國也是時文公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亡

晉書文公世家

野人與塊

文公出亡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怒將鞭之舅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知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釐負羈

文公出亡過曹共公聞其駢脅使袒而浴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餐置璧焉文公受其餐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克之令三軍毋入釐負羈之里

楚享

文公亡之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

晉史乘
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對秦使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文公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

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文公對客曰君惠弔亡人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又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繆公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乃送文公反晉

盟河

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
胝者在後舅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
三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
國乎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茵席所以臥也而君捐之
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君後之臣聞國
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
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
利害不與舅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

赦寺人披

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又退軍於郇狐偃及秦晉之
大夫盟於郇公子遂如晉師入曲沃朝於武宮殺懷
公於高梁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
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
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汝其
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
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
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

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
河臣公見之以難告旣而公宮果火呂甥卻芮不獲
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里鳧須

文公出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文公資而亡文公無
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然後能行及
文公反國國中多不附文公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
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
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里鳧須曰

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
悖也使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
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
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
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
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君不念舊惡人自
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
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

國大寧

反國行賞

文公亡時陶叔狐從及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
陶叔狐見舅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二年顏色黎黑
手足胼胝君今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
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舅犯言於文公
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
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
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
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
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
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
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
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
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
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介子推

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
之授田百萬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

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
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
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
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
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
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
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
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
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
三月號呼朞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誰之永號
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
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大蛇阻道

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
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
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
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
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

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齊三日請於廟曰狐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狐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狐多賦歛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歛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之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天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勤王

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於魯於晉於秦其明年春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皇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迓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文公辭秦師

而下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而殺之於隰城戊午文公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

襄王賜命

襄王享醴命文公侑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文公爲方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遯王慝文公三辭從命出出入三覲

請隧

文公既定襄王於邾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

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
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
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
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
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
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
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
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
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
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
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
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出陽民

周襄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
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
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
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
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

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
唯官是徵其敢逆令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
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
文不昭陽不成獲甸而祗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
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
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君子之言也乃
出陽民

斬頡頤

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

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
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昔
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
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
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
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
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
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
得不戰奈何狐子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

晉書卷之三
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
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
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
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
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子顛頡之貴重如彼甚
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
戰也於是遂與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
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
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一舉而
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以其從狐偃之謀假顛頡
之脊也

伐原

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
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原三
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
待之君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
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
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

從乎亦降溫人聞之亦降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舉原令

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信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吾聞明主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

恃吾不可欺也

伐衛

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隣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悟其言乃止引師而還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取五鹿

文公問帥於趙衰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

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公使趙衰爲
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
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
之謀也郤穀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號亡

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爲號久矣子處
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
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輟田
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
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
君子聽其言而棄其人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
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分曹地

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禧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重館人告之曰晉始霸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
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
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不速行魯之班長而
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

諸侯爲多反旣受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
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
今一言而闢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釋曹伯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
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
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
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

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伐鄭

文公過鄭鄭公不禮被瞻諫曰晉公子之從者皆賢
者也君不禮焉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不
如殺之鄭君不聽晉國旣定乃興師伐鄭鄭人以名
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被瞻而師還被瞻曰不若以
臣子之鄭君曰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身以免國臣願
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曰臣願盡辭而死
公聽其辭瞻曰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請就

晉史乘
熹乃據鼎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
有忠於其君忠其君故將熹公謝焉乃罷而歸之鄭
鄭以之爲將軍

釋鄭圍

初公亡過鄭鄭不禮之至是與秦圍鄭鄭之狐言於
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
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
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
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

鄭旣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
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隣之厚君之
薄也今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
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
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
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
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
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
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

也亦去之

伐宋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伐鄴

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邾虎公召邾虎曰衰言所以勝鄴今旣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邾虎

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邾虎不敢固辭乃受賞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

伐楚先兆

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慧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我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我欲與戰子以爲何如舅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慧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
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
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退舍敗楚

文公與楚胡于玉戰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
且楚老矣于犯曰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
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充其
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

何求若其不還曲在彼矣退三舍于玉使鬪勃請戰
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曰焉文
公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
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敢煩大夫
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文公登布
萃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
益其兵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敗楚行賞

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舅犯舅犯對曰服義

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復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結履

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憂勝楚

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

釋衛侯

文公大敗楚衛成公聞之出奔楚晉立其弟叔武攝君事元咺相之衛侯自楚反而疑其弟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終殺叔武元咺走之晉而訟其君晉侯執衛侯歸於京師寘諸深室寘武職納橐籥焉文公使醫醕衛侯寘俞貨醫使薄其醕不死乃釋衛侯

用民

文公卽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

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於被廬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以爲大政卻溱佐之舅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霸

會盟

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

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
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
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
無佐也

救饑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
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
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
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
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
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宰人上炙

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
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
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
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
二也奉爇鑪炭火盡赤紅及炙熱而髮不燒臣之罪
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

譙之果乃誅之

逐獸

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
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
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
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
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龜
鼈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
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

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
社稷周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
君不敬社稷不周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
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
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失麋

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
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之以足指何也老古振
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聞而

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公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舉冀缺

晉曰李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以先茅之縣賞胥臣

西河守

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

晉史集
之讎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
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
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謝子也

登隧

文公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曰會夫
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公
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
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邪
文公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
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辯士不爲言仁士不
爲行勇士不爲死文公援綏下車辭諸大夫曰寡人
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國難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
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種米

文公得玄山之粟而美之欲種之宮中問於冀缺對
曰臣嘗服稼穡之事矣凡五穀必以種今君所植者

末也種之必不能生公曰寡人不慧不知稼穡微子之言惑其不解乎冀缺曰務農重穀國之本也君之言及此晉國之福也

封狐文豹

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問政

文公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原季

文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

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而不可廢也且居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一李離

文公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文公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文公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趨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

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
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而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
誣遂伏劔而死

傳謹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籩條不可使俛戚施不
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瞶不可使
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
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缺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

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浚於豕
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
師不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於大姒
比於諸弟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
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
二號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莘尹
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
於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
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

晉史
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
直縛籬條蒙矜侏儒扶盧矇矓修聲聾聵司火僮昏
嚚瘖僬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齋士夫教者因體能
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

益曰季宅

文公見曰季其廟傳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
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
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
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
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勿奪農功

日食

文公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食之寡人學愒焉
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
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
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公曰善乃舉善政而行之國大治

楚史檣杙目錄

問為國

茅門令

虞丘子

士疊傳

隱戲

伐陳

晉伐楚

伐鄭



伐越

取陳

伐晉

圍宋

克鄭

問鼎

樊姬

赦解楊

申侯

射兕

好獵

養由基

絕纓

子佩飲王

相人

築臺

沈尹筮

孫叔敖諫

寢丘

蘇從

椒舉

復封陳

滅蕭

諸侯請約

少師慶

求過

聘士

優孟

祭不踰

夏姬

楚史擣杙

武林吾衍

問為國第一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

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茅門令第二

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不宜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而上位危社稷不守何以遺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虞丘子第三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由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受之政

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菜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祿而不讎，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士亶傳第四

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主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焉。

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
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
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
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懾則身勤
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
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
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
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
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
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
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
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
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
也其可與乎太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

隱戲第五

莊王涖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

問左右羣臣曰政不治而社稷危胡不入諫

一作伍舉諫

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飛不鳴不審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飛飛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頓首曰所願聞已王大說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修治士無所行矣

伐陳第六

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甞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環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列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

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吳師大敗

晉伐楚第七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羣臣大夫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伐鄭第八

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鑿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授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斯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木一作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入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

祥立天下苗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日
一作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諫曰晉強國也道近
分解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
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
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
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
退楚師以佚晉寇

伐越第九

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
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
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
弱也莊蹊躄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
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知之如目也王乃
止

取陳第十

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
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
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歛重賦

歛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伐晉第十一

莊王欲伐晉使尹豚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尹豚觀焉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圍宋第十二

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不克將去而歸於

使司馬子反乘闕

一作座

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亦乘闕

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

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

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

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

一作厄

則矜之小人見人困

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

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

莊王曰若何子反言其故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

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有七日糧爾
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
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
也莊王曰雖然吾欲今得此而歸耳子反曰王請處
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將
從子而歸遂師而歸

克鄭第十三

楚人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
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一作幾乎自手旗左右麾軍

引兵退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問鼎第十四

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

一下右疆字

定王

使王孫滿勞莊王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
德不在鼎昔夏之興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其上下以承天
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
白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

樊姬第十五

莊王聽朝罷燕

一作晏

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也得

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
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得尚湯沐執巾櫛振
衽席十有一年矣妾未嘗不遣人梁鄭之間求美人
而進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

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

一下有美字

欲王之多

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
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令
尹今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

救解揚第十六

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
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
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
楚莊王莊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王要解

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而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一作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君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而歸之晉爵為上卿

申侯第十七

莊王既服鄭一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食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焉

射兕第十八

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

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大夫諫曰子培賢者也此必有故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死兩棠之戰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射隨兕者不出三月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平之書而視之於是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好獵第十九

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其榛叢刺虎豹者吾以是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以是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以是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養由基第二十

楚庭嘗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

絕纓第二十一

莊王賜羣臣酒日莫酒酣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立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子佩飲王第二十二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王曰吾聞子其於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

相人第二十三

楚人有善相人斷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一作指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

築臺第二十四

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至且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余同畊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賢矣委其畊而入見莊王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

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通
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
不用宮之奇而晉併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併之曹
不用僖負羈而宋併之萊不用子猛而齊併之吳不
用子胥而越併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國危桀殺關
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
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賢士之言
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王遽追之曰已子反矣吾
將用子之諫先日諫寡人者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
色加諸寡人故皆至死今子之說動寡人之心又色
不加諸寡人故用子之諫明日命曰有能入諫者吾
與之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役

沈尹華第二十五

莊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佐制
者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
不悅因疏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
不聞先王之道今昭釐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莊王
於是罰中謝而黜昭釐

孫叔敖諫第二十六

楚王將伐晉告于朝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鈇鉞之誅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
有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
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不知黃雀在後舉
頭一作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
挾彈在其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
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

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士而
樂其士卒惜不慮其後患也莊王從之乃不伐晉

寢兵第二十七

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叔敖辭而
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
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之
名醜荆人鬼越人穢人莫之利也叔敖死王果封其
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
俗功臣二世而奪其爵唯孫叔獨存

蘇從第二十八

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劓鐘鼓之懸明日

授蘇從爲相

椒舉第二十九

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訕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復封陳第三十

莊王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
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
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
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
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
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
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滅蕭第三十一

莊王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
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

楚史
疾奈何曰目於簪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諸侯請約第三十二

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少師慶第三十三

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人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求過第三十四

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聘士第三十五

莊王使使賚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

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履
爲食食粥冕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
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
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
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優孟第三十六

莊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
床嚼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
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

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
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
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
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椁榱桷楓椽章爲題
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
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
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
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歷爲
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

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
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
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
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
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土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
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
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

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
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
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
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
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
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
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
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
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祭不踰望第三十七

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一望濰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

夏姬第三十八

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羣臣嬖女不

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之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蜀檣杙

宋 張唐英

蜀檣杙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州鄆城後徙居填城隆眉額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竊為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為盜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處淮西募建補軍虞候廣明中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

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當塗駟而顧寧李昌符朱孜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於煙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懼禍求爲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爲觀軍容復恭慮建不附已出爲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疑圖已遂招募毫猾八千攻陷閬州殺

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十一月昭宗卽位陳敬瑄叛於成都迎建於東川顧彥明內顧爲患頗憂之令孜於子也可折簡召之遂與建曰中原固多事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叅謀李乂謂曰建爲人姦雄狠顧久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明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釋大臣帥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爲

成都尹割印蜀黎雅置永平郡於邛州以建爲節度
發兵迎昭度於劔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
府以建爲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
垂敗心與全蜀乃入白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未
有討叛之効而饋運不繼大衆囂然今關東藩鎮相
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爲國大臣其
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劔外之
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
士擒昭度帳下吏駱保蒼頭保祿齎食之昭度懼乃
以符節付建卽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罷軍歸邛
州建不攷急攻成都令攷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
八哥素厚何苦相扼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
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
改心便可釋憾令攷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夕令
攷携符印卽建營受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
表陳其事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監軍
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敬
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旣行建遣殺於三匹令

孜仍監其事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光
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
建西平王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
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殺昭宗建率
將吏百姓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
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九
月僭卽位號大蜀改元武城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
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爲樞密使任
知元潘峭爲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爲太傅王宗侃
爲太保兼侍中以唐觀軍容嚴遵美爲內侍監授唐
宰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詔改堂
宇廳舍爲宮殿其畧曰帝君之居上應辰象朝貢臻
集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完壯須
分名號以美觀瞻况我肇啓丕圖類有嘉瑞允協上
玄之貺式光萬世之基至於厨廐之標題倉庫之曹
列並宜從革用永惟新大衙門爲宣德門師子門爲
神獸門大廳爲會同殿毬場門爲武門毬場廳爲神
武殿蜀王殿爲承乾殿清風樓爲壽光閣西廳子爲

咸宜殿九頂堂爲承乾殿會仙樓爲龍飛樓西廳門
爲東上閣門廳子西門爲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爲日
華門庫角門爲月華門萬里橋門橋爲光下門竿橋
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里春門小東門爲瑞昇門
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玄
門子城南門爲宗禮門中隔門爲神雀門東門爲神
政西門爲興義鼓角樓爲大定門北門爲大安門中
隔爲玄武門昌橋爲應聖橋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
華殿摩訶池爲龍躍池設廳爲韶光殿軍資庫爲國

計庫衙庫爲內藏庫衙內麴佑庫爲齊庫大衙內雜
庫爲廣潤庫賞設庫爲常盈庫賞設行庫爲殿前庫
南倉爲天富倉瞻軍東庫爲左藏北庫倉爲大倉甲
狀庫爲天富庫舊役三院爲彰信門尚書省於舊使
院置御史臺於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使司依舊
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虞候爲街巡使後槽飛龍
廐客司馬客省使藥營爲教坊使厨爲御食戟門添
置六戟三十六戟神策營爲糧科司六軍爲支計院
成都府爲在子城外遂穩便處置立府所司新曲宅

爲啓官堂爲玉華殿武城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
赦赦韋莊爲吏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
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
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
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郎
遷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道古上疏言五危二
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叅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蜀
赴闕陳田之亂乃更姓名賣卜於溫江韋聞其名奏
爲節度判官又上建時叙二亂五危事爲同僚所嫉

送茂州安置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闕謂所親
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今召還須
再貶於此死之日葬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
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
州卒於路五月立周氏爲皇后宗懿爲太子十月講
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於行宮謂左右曰得一
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
不才自顧可策取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雄才大
畧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願陛下

無以中原爲意宗佶憾之諭庖人置堇而毒殺之扶
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
議大夫制封諸子爲王建十一子馬嫗生宗仁白嫗
生宗輅陳嫗生宗智宗時喬嫗生宗傑褚嫗生宗昇
宗澤宗平徐嫗生術撲殺晉國公王宗佶本姓甘氏
建未有子錄爲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恃位隆功
高所爲不法連上表求爲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
去言詞甚悖因叱衛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
閉關勸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眇托居
人上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於農桑之
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
侵無擾使我赤子樂於南畝而有豳風七月之詠焉
八月吏部侍郎平事韋莊卒莊字端已杜陵人見素
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爲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
卽位遣使諭興元節度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興復
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荅宗綰書其
畧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衣襟之上宸翰如新墨詔

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况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轂水臣僚及宮僚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弑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耻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勒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復遣使通好以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花集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旣篡德權上表曰案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兌興丹莫當李祐者唐王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興不赦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卽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公二月朔游

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
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
衣鮮華手擎鵝閒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
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
人善詩與齊已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
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玉璞於田令攷之第
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
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爲通計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三年七月太昌軍使徐瑤等脇太子元膺舉宮以叛
備君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術爲太子瑤字伯玉長
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鬪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
兵皆文身黥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爲鬼兵稱瑤爲鬼
魁建克成都瑤多污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
有異色瑤虜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嘗爲鄉貢進士風
流儒雅人比之相如尚亦非我匹爾鬼兒也焉得無
禮於我瑤仗劍謂曰而畏此乎俞氏曰吾寧死必不
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暴至
於此遂壯而釋之

四年二月以太子術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爲崇
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以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
寶曆寺后妃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
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於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
於龜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字凝夢其先河西人
有氣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恙成
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頗有國色
善爲新聲及上小詩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
此人意欲取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塵於君其實

斬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邪炕曰人生貴於
適意豈能愛歿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其
十二月御大安門愛秦鳳階成之信大赦改元通正
將大霖雨禱于奇相之祠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
竊黃帝玄珠沉江而死爲此神卽今江瀆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
卒博昌周義成庾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啓運錄二
十卷青宮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弘農
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洎

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
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
誰是也暉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建
嘗與飲叙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
念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吊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
年國號改稱天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爲戶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爲靈應王鄧艾爲彰順王張
儀爲昌化王五月祀皇帝于南郊翌日祀皇帝於方
丘六月賜百官飛審凡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大風拔木幙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

光天一年四月有狐舉於寢室鶴鶴鳴於帳中鷄鷓
集於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
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
名號輔有神氣兢兢業業懼不負荷幸賴天地之靈
廟社之貺方隅底定民黎康樂二氣叶和五穀豐稔
然以萬機之大不免勤勞於夙夜感此一恙藥石弗
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妃
后亦甚篤愛勢不能違立爲儲王免力輔無墜我邦

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偽謚武神文聖孝德明忠皇帝廟高祖葬永陵

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姦猾亡命之徒攘袂仇衆於萑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於此時乃與晉暉輩攘竊於許蔡之郊藏匿於墟墓之間其暴固不足以警動郡縣及得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去此獄吏知其必貴而祐之耶抑天爲之耶

遂能奮迹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被銳翼衛乘輿於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闕猜忌自壁遷利遂舉兵據閩上謀自全之計洎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而韋昭度章句書生柔雅醞藉非具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幾智奪其符印遂推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誓師雪耻而爲岐隴所阻自視才畧不在梁下其肯心降俛首而爲之臣耶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

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
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托至誠無疑前視劉備
可以無愧矣

